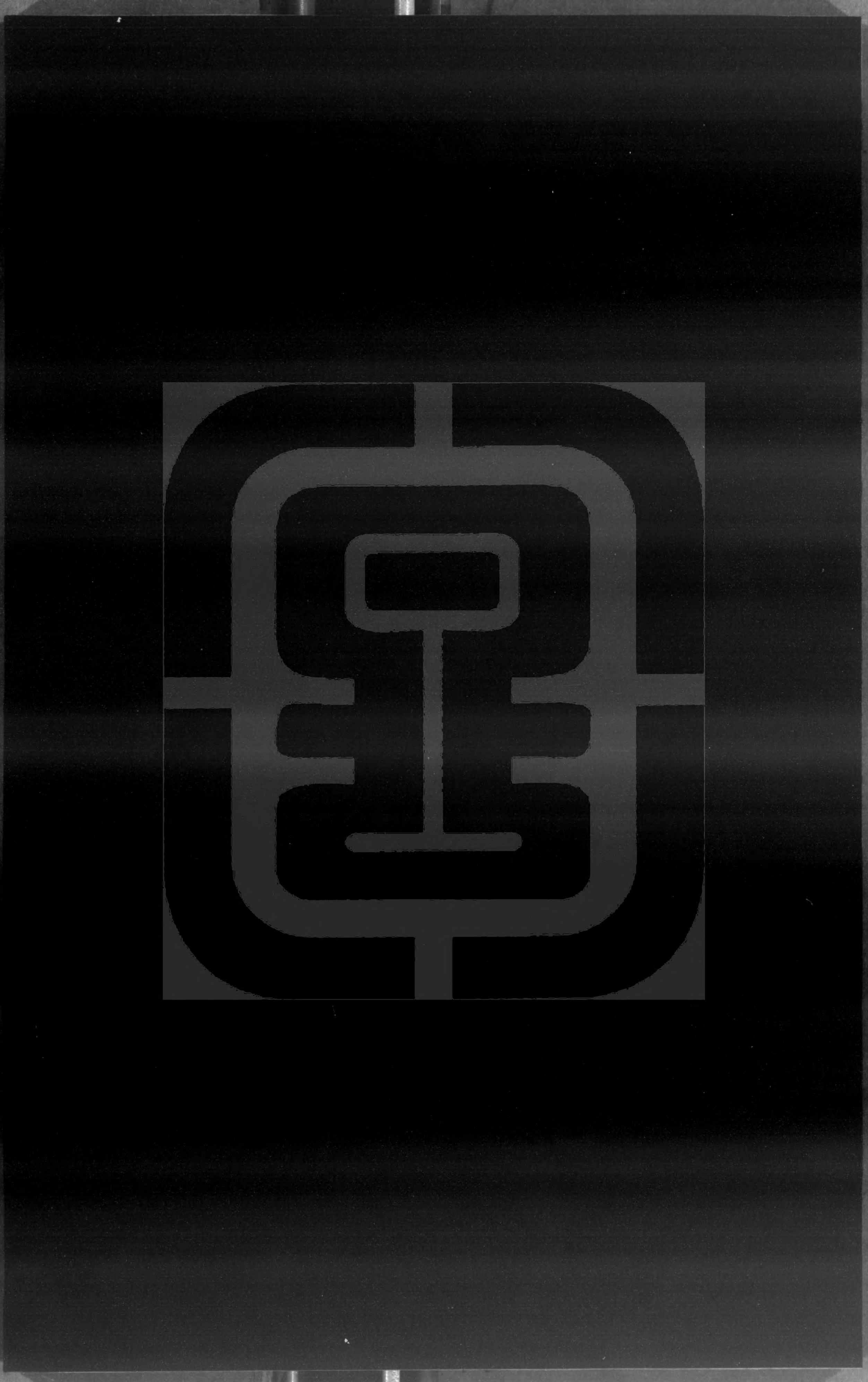


諸子一

老子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末弊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側天道之未盡者也○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

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憲者不仁也夫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固與之之類必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其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從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老

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麤了。故曰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當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曇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

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程子論老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廉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

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攙前去做說也不曾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問老子道可道章

或欲以常無常有爲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窣窣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者身曰從前理會此章不得○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他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不是牝只是木

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檻謂之牡。鐶則謂之牝。鎖鑰須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牝。不是那一樣底牝。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子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意之坐處不。曰。恐不終然若以坐處爲無。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埴

是一例語。某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先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蘇潁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沈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

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
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
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喊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
退步少間叫喊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
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
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
剛强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
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
效處又曰魄是二一是水二抱一火守
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
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
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豫兮若冬
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
欲得退步占好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這
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
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
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問柔能勝剛弱能勝强之說曰
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
○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

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為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弱。人纔弱時。却著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

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樂庵李氏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燦風雷之鼓舞雨露之滲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之一。是以清淨無爲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亦只是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瞢亂。天下自然而治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爾。世有爲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巇。而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寖年其說猶未泯也

或問黃老清淨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

刑名愡刻。前輩謂無情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曰。繞無情便無恩意服如此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為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為是也○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緊舉

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物者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字指無形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以為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說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說其有無為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列子

朱子曰。列子平淡踈曠。○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礼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問商開立之事信乎。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物理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胷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謂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五峯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

不為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
沒拘撿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
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曰
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
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問孟子與
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
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
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
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

孟子說陳良之非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
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
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麼學問然
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
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
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因君
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史記老子
傳贊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体與因應字當
為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因論庖丁
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所見

無全牛。熟○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為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為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脊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息之計。正程

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已心憚亦益甚矣。

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已心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詐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即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

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魯齋許氏曰莊子好將米大見趣及義理粗淺處徹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緘縢得深密教人窺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著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或問史記稱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當時去戰國未遠也而已莫辨其書之異同矣且其書汪洋恣縱乎繩墨之外而乃規規焉局局焉議其篇章得無陋哉臨川吳氏曰得意固可以忘言將欲既其實而謂不必既其文欺也

程子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已下總論老莊列）○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己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

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箇便宜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

却不恁地周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莊子比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麤麤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問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爲異端而不講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

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爲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周謨曰。平時慮爲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温純○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

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体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惇典庸礼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眈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漠之初。時君世主。容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

之徒逐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肅納降款。
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
西山眞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
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 以無爲本。由是
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
能救也。陳頠嘗遺王道子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
改張。然後大業可舉。道子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
以清談爲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
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
之。雖謝安石之賢。未免爲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一

草。至梁武帝好佛。而大子又講於壯老。詹事何敬容難曰。
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爲
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
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爲道。
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
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休本黃老。約
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富。老子之教亦何負
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
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槌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
故參用之務爲休息。不優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

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況掇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氐羌。腥薰岱華。幾三百年。伊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會何足云。然方在漂搖隍杌中。不思保国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弱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玄競相慕效。專清事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国者如出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紈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墨子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

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管子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實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太卑直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其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事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相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嘗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耳附以他書○問管子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否只是君和也可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短事毋質蓋無所考據不必恁地辨析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為學名或以為

樂名無由辨證某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了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大學又別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與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爲治民以欺其人陰爲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脩兵甲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国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事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五家爲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內政自伍人爲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爲軍五鄉之師帥之以爲軍令名爲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志在强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內脩强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爲爲善雖善實利有意爲公雖實私成周自五家爲比至五州爲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爲伍至五師爲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異尒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髣髴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隣國則安得不爲伯者之私哉

孫子

朱子曰鄭原藝圃折衷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爲奇奇變爲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爲正即正爲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辨曰昔吾夫子對衛灵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孔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乱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眞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爲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語論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歟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以予觀之比段本不必辨但其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厠之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歟子嘗謂鄭氏未能眞知堯舜而好爲大高之論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曰孔叢子是後來白

撰出○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
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僞作讀其首幾章皆法
左傳句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孔叢
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
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
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
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
之說得之（宋齊立化書序中所論也）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
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而無忌曰也是這
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
安用養邪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竟禹之所行
其所學皆外也○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
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眞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
柔之使向求之厭飫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

之潤涘然氷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脩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詰○或言性道何開○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天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首亦互相資也其不失識天命之說而其眞箇同曰異須求其眞箇同曰異須求其眞箇異今則不然曰欲善異

以人慾橫流者爲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爲礼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失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礼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禮謂之義也曰亦得之

西山眞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爲惡論礼則以爲僞何其自相戾耶○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

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灵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汙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汙濁耳學者必盡去物慾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曰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慾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其可恃以為安耶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慾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酢酬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于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于中也

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然亦非他眞見得這道理○仲舒識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礼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其以情為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為善欲為惡皆人之情也○問董仲舒見

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礼節重礼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不分明端的○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無此亦不得只

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問諸葛誠之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為之非所以為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誼道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循而不顧道誼矣○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

以道誼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為之亦不過如此○問正其誼明其道道誼如何分別曰道誼是箇体用道是大綱說誼是就一事上說誼是道中之細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問正其誼者凡處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可不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為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語諸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未未必得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味

西山眞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称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

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称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子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哉。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七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八

諸子二

揚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口八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固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大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眞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大玄中

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美食首藏心于淵美厥灵根測已蓋嘗至此地位也○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潛虛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掊煌煌傍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傍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沘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揚氏云明掊煌煌傍燭無疆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旨孫于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為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世之議子雲者多毀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區區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揚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却尚可怨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此

自是揚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揚子之失

龜山楊氏曰揚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及說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妄○揚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問揚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學之爲王者事不與上二爻屬知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

星而應○揚子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載者加載之義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亂說只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遡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爲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今人上光上采色之上蓋初一二間時日落於酉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在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日在卯此未望而載魄于西蓋月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月相去逾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于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溫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朏都是曉其說不得○椎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贏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此

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盖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地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揚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天他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則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太玄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筭不著○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模放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將易變作十倍太玄亦得但無用耳

西山眞氏曰揚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

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

臨川吳氏曰楊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三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豪知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入於伎術當不能外乎易之為數子雲太玄名為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強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一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贇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可亦勞且拙矣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徃徃得其議論傳會成書甚間極有格言苟揚道不到處又有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徵問疑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徵退謂董常曰夫子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懼此言極好下半

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女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
乱道○王通當時有些言語後来被人傳會若續經
之類皆非其作○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曰始
於漢自漢以來制詔又何足哉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
後魏北齊後周隨之詩又何足采○問文中子云圓者動
方者靜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文中子言古
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為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
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
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堯舜三王却不去學却要
學兩漢此是他乱道處○問文中子好處旗不好處
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
得○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其間被人夾雜今
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
人他也有許多人便著是粧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
世變煞好○文中子中說被人乱了說治乱處旗其他好
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間過法言不合曰大過之
○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
史取陳壽曾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房杜於河汾
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

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記其家世事攷之傳記無一合者○文中子看其書惑裴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有見者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爲自張本做雜伯鎡基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臣之義命訓對譖議誡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爲得如公孫已是不好晁錯是說箇甚麼又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夸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箇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終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爲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惧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爲書而名之曰七制如典二体例今無可攷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爲顏子則是以

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為輔相之類皆撰成要安排七制
之君為他之堯舜考其事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
池江川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
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閻朗等事亦多不實至通大業
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
翺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
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
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顯者以為重耳○問文
中子之曰他有箇意思以為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
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他續詩續書意思是如何

舉荅賈瓊數處問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他便
忌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
正緣這說話得他病處問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北
便以為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
龍鼎臣別有一本注後面叙他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
同說他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問他說權義舉
而皇極立始何曰說權義不是義是活物權是稱錘義
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似他說却是以權為嫂溺援之
之義以義為授受不親之禮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
曰固是問他只緣以元經帝魏生此說曰便是他大本領

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其六續經獨
小兒竪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
其書。○問文中子說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他
意思以方圓為形。動靜為理。然亦無意。而今自家若
見箇道理了。見他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天下皆
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又曰。樂天知命
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憂者。有不當
憂起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
曰。惟其無一已之憂。故能憂以天下。惟其憂以天
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已之憂。○道之在天下未嘗亡。
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
二帝三王之治。詩書文義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
效語言之不類。勢其本心事實之不伴也。雖然。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
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
之讀其書。攷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
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明者塞者通。
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終不
及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悉
絶。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

明此有志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乎生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與其所以脩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閒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事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溫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則其用心為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以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偏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挽其人強而躋之于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致之中說而得規模之大略

則彼之贊易是豈之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体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豈宣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礼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南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者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而終不能無於憫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論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

淹之所及者然攷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深惜之而有所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聰貝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伐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如你何文飾得如續書續詩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燦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書只是要他依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楊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問王氏續經說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嘗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得於

王氏之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事業無文中子髣髴。其當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

韓子。總論荀揚王韓附

程子曰。古之君子脩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為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者。語未及此。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得箇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

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得見。豈午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傳受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取。明只是不子細看。要之仁便是受之體。愛便是仁之用。

原件短缺 P15-P18

後段云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却甚有義○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盡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便何盡說得用又遺了体○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体問是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問仁與公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礼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實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謂善德凶人則為凶德君子行之為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自古平有人說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体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豈求眞箇如此他資才甚高○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礼智信此語甚實○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後如此說邪為復是偶然說得着曰着他文集中說多是閒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又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問原性三品之說是

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着一生字便是帶着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了○問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曰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為孔子○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為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問觀昌黎與孟簡書其從大顛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信底意他是貶從那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

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如原中所謂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為宮室為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粗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如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傳戲為事。及貶潮州寂寥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傳戲。見一箇閒僧說道理便為之動。如云所守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與他說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亦見不破。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便被他動了。陳安卿同傳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原頭。處曰。以傳愛為仁。則未有傳愛之前不成是無仁。黃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原頭來處了之。又不全。安卿曰。孟子後荀揚淺不濟得事。只有箇王通韓愈好。也是。○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揚駁。揚大醇而小疵。程

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竊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爲大醇則其稱孟氏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眞見得到曰韓子說荀揚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愼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爲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着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着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揚子雖少過此等語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揚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問昌黎學者莫是李翺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問渠有去佛齊文闢佛甚堅曰只是麁迹至說道理却類佛又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節目處又却不錯亦未易議問莫是說傳道是否亦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曾說韓柳○韓退之著書立言觝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明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

自可見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叙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唫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為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遊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西山眞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諭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云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惟神愈獨喟然引聖爭罪伐之惑雖衆訕笑跲而復舊如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役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將大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難毫釐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歟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粗糠天倫為疣贅韓子眞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

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程子曰荀揚性已不識更說甚道（已下總論荀揚王韓）○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矩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駮矣然韓子責人甚恕○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說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問荀子資質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麄他那物事皆未成箇模樣便將來說問揚子工夫比之揚子恐却細膩曰揚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是皆也又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之類亦只是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問東坡言三子性孟子已道性善荀

子不得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惡他覺知只是要人脩身故立此說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辨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彼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揚荀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辯○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了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爲人深沉會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不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音耦奇是陽耦陰是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皆三而四四而五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湊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質有日是而無月恐不是道理耶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三箇底道理聖人想當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東面推得卒若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來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借惟惟

靜惟淵默之語比皆是又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意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眞僞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甚荷蓧隱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又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閒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揚子雖有亦之不如韓子之多○揚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他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嚴君平源流問温公最喜太玄曰温公全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以作曆老泉嘗非太玄之數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見於大綱有八七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踐履優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受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閒言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問程子言近世亳傑揚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曰只以言性論

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此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絶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也○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揚子雲至仲淹韓退之孟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退之曰有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個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傳耳酣飲聚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已不是要為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問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体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体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都不曉如荀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

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踈更無物事撐拄襯簟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綸論可見無見識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捉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卒要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揚雄最無用眞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說自身命也柰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予次如其為人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同日語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見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續書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纘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礼樂法度乃欲取漢

魏以下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為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為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則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箇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書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為詩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門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礼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

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殷有三仁便他說箇殷有三仁又捏幾箇王善讓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惠公卿大夫來相荅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為聖為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重說王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夸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過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

卿大夫之顯纘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為異同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夐別王通極開爽說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為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礼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只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問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許多須貢有箇人坯莫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歐陽子

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隨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蘇氏轍曰。公權只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高相號。太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比之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謗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腹古。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万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誠心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

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無全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只亦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父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言行錄曰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

蘇子　王安石附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其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

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或謂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陂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答汪書尚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夫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詘哉近世攻釋民如韓

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試而盛稱荀彧以為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為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手楊朱學為義者也

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接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是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非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矣○答程允夫書曰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折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之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凡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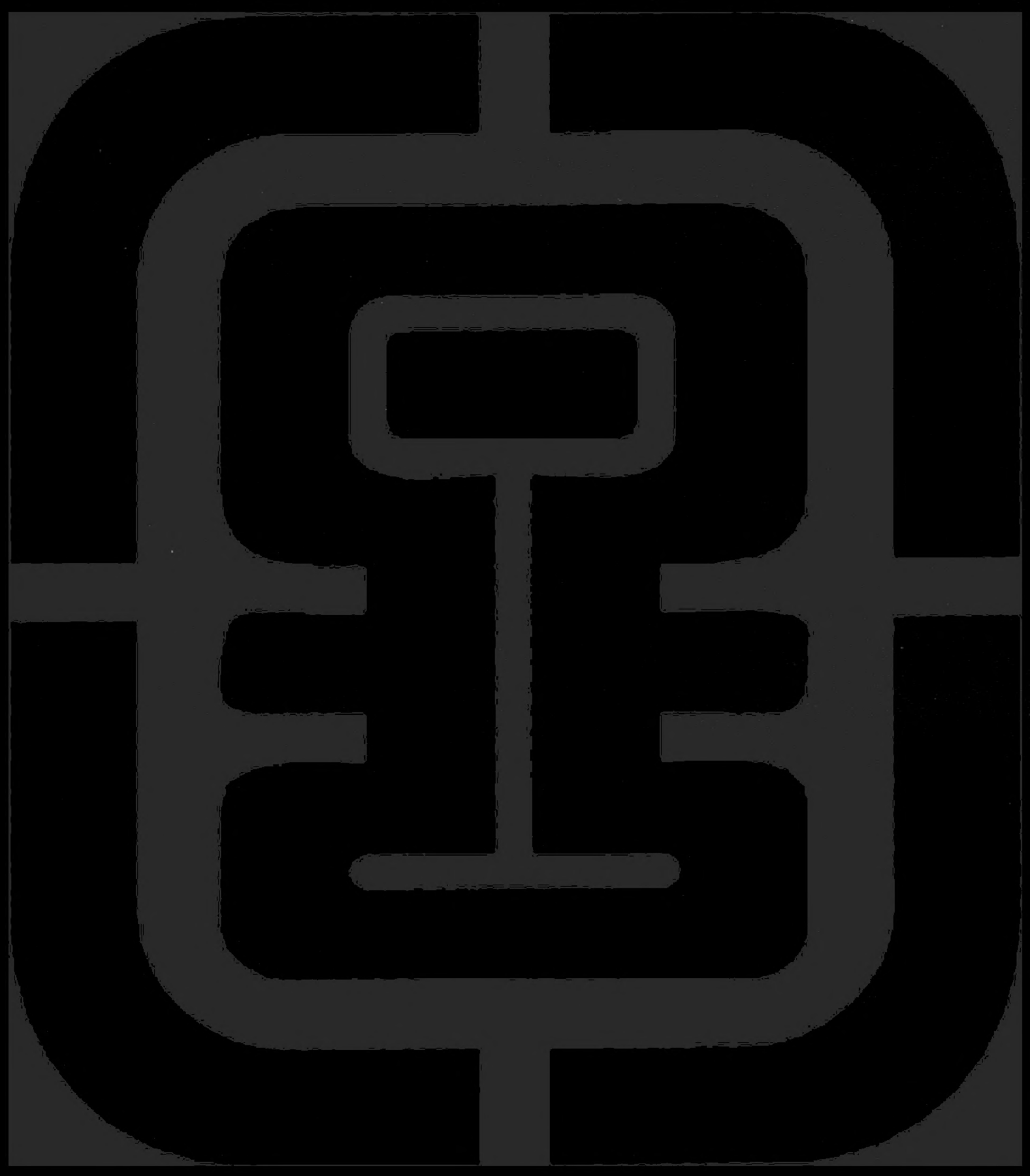
之指清忠為仁何以異弟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為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豪固嘗安觝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

據以比程氏正傷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之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為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迹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裁抑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眞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為心則亦非眞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為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凡此皆蘇

氏心術之弊。故其吐亂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眞能洗滌慮入其中。眞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眞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又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辭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恠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又曰。東坡善議論有氣節。○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

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或謂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爲姦程氏以蘇氏爲縱橫以某觀之只有荊公脩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楊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撿點故恁詆訾道大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荊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荊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唯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爲詐其貴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汙似所不卹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荊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勞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荊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荊公

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
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
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
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游從者
從而中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
事未出耳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
簡好○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
其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明早拾蘇
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
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
皆不中理未易槩舉但其辨是以文之也世學者窮理不深因
為所眩耳某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問荊
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
裏得似荊公荊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惠不其於荊公
但東坡後來見得荊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
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
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荊公
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其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八

原件短缺
卷59-卷60